



鄭篤等著

英雄溝

鄭篤等著

英 雄 溝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英 雄 溝

鄭篤等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華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号：336 字 数：108千

開本 31''×43'' 1/32 印張 5⁵/₁₆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90001—16000

定價 (6)0.58 元

內 容 說 明

收集在這裏的十一篇通訊報告，都是從“中國人民文藝叢書”“英雄羣”和“沒有絃的炸彈”兩書中選輯出來的。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，真實地描繪出抗日戰爭時期我英勇機智的八路軍、游擊隊以及民兵抗擊敵人的英雄事蹟，同時也無情地揭露了敵偽的無恥罪行。

定價五角八分

目次

第一輯

沒有絃的炸彈·····	丁奮(三)
我們的連長何万祥·····	周落(一四)
徂徠山上·····	徐剛(四七)
抗联的父親——老李头·····	馮仲雲(五)
老子英雄兒好漢·····	苗康(五)
我們的小組長·····	蘇策(七)

第二輯

英雄溝·····	鄭篤(八五)
李家溝反維持記·····	袁潮(二六)

本來的槍…………… 姬長义 (二六二)

天水嶺羣众翻身記…………… 朱 襄 (二六九)

趙有功保田有功…………… 吳林泉 (二八五)

第一輯

沒有絃的炸彈

丁 奮

——偵察員董日寬講他自己的故事

我們堅持秦山，終天在碉堡空子裏穿來穿去。

有一天黑夜，營長派我們出發偵察的時候，三星正爬到頭頂上。

臘月天的大路冰冰硬。

我記得翻過了一個山口，又翻過一個山口，穿過幾個三叉路，一間獨立屋，东天就放亮了。

目的地——海棠坊，大街上一片瓦房，清晨忙着挑水的老鄉來來往往，我們在街當中辦公處裏找到了莊長，見面來完了一陣『客氣套』，他要弄飯我們吃，很小心地囑咐我們這兒保管沒事，万一有事，要我們到牛欄裏藏藏。

我們很放心，坐到炕上背靠着牆閉了閉眼睛，一會兒朦朦朧朧的了，忽然影影綽綽听到街上人嚷馬叫，我赶紧推醒了老魏。

我們倆就按莊長的話爬起來跑到牛欄裏，鑽到草垛裏，臉對臉坐着，手榴彈絃套在

手指上，伸出耳朵听動靜。

老母牛『噉——』地叫了一声，好大会就没有声响了，只听见老牛『苏苏』地吃草。

突然西鄰家的母雞『戈答戈答』飛到牛欄頂上來了，一會兒宅子四週脚步响了，一會兒牆上磚頭响了，一會兒房上瓦片响了……

這功夫門外跑進一個人，直奔牛欄來了，『嘩啦！』一聲槍栓响了，

『八路同志，出來吧！』這傢伙聲音破鑼似的响，連開三聲沒答理，緊接着『叭！』一槍，子彈正巧从俺倆當中過去。我緊接着還他一顆手榴彈，炸彈煙散了，他也不見了，這功夫四面屋頂上步槍手榴彈就一個點兒朝牛欄打來了。

牛欄裏着了大火，起了濃煙，眼睛睜不開，什麼也看不清。我彷彿看見老魏突然倒下了，緊接着我的腰裏負了傷，大棉襖着火了，小棉襖着火了，我就把它們脫掉，只穿了一件單褂準備突圍。我喊：『老魏，咱衝出去吧！』可是我連喊了三聲，老魏一氣兒也不答了！漢奸把我的老伙伴打死了，气得我眼珠子裏冒火星。我手裏只有一顆手榴彈，我从老魏压在身底下的手裏又抽出一顆炸彈插到腰裏，衝出去，我要替老魏報仇。我用第二顆炸彈在大門口開始衝到街上。我又用手指去抽老魏那顆炸彈紋的時候，

才發現是一個沒有絃的炸彈。啊呀！我手裏是一顆沒有絃的炸彈！滿街漢奸擋着路。我急忙把小包袱打到一個漢奸的頭上，在漢奸們去搶我的小包袱的空裏，我一口氣就竄出了莊口；一看，滿坡是一馬平川，連個水溝也沒有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拚命朝東跑，三十多個漢奸像一羣瘋狗似的緊追在我屁股後面，只聽見後面鬼貓喊叫，只看見腳底下子彈『僻查僻查』亂鑽。

我一直就這麼樣的跑。

忽然，我覺得褲襠裏發燒，低頭一看原來是着了火；倒霉，越跑越着，跑的越快，着的越旺，一會兒燒到了大腿，燒到了小腿，燒到了腳後跟，腿都燒糊了，跑着跑着腿發痛心發燒眼前發黑，上氣不接下氣，方向也辨不清楚了。我用勁一咬牙，又搖搖晃晃順着路跑起來，不知不覺地轉了一個彎子，漢奸就追上我了。黃臉大个子漢奸扯着破鑼腔：

『小舅子，再跑不揍死你！站住！』

我就站住了，我抬起頭來，其實我一點也不怕他揍死，誰不知道老董是一個百折不屈的人，我故意低聲下氣地說：『好！已經叫你攆上了，站住就站住吧！可是你讓我脫掉褲子吧！我的腿都燒熟了！』這傢伙還怪『慈悲』呢，他說：

『好！讓你脫吧！』

我彎腰脫褲子的時候，看見鞋子在冒煙，嗨！真寶氣！我就順手拾起來猛往天上一撇。

漢奸們一看冒煙的傢伙來了，就『撲通』一聲貼到地皮上，這一霎我就跑出了三十來公尺。漢奸們仔細一看是隻鞋子，又羞又惱，氣的朝我打了個排槍，把我的腳上打了一塊皮去。這功夫我脫掉了褲子跑的風快！涼風颼颼地掠着我的大腿，漢奸們越落越远了。

後來我回頭一看，攆我的剩了那個大个子自己了。他跑幾步朝我打一槍，後來跑了好大一会沒有聽見他打槍，回頭一看，哈哈！這傢伙弓着腰在那兒扳槍栓，急的滿頭汗。好！槍貼壳了！後面的漢奸都落的老远，看去好像一堆堆小黑點了。你想，有這麼个机会我能不能休息休息嗎？我就兩腿一伸往地下這麼一坐，啊呀！我實在累極了！从早跑到天晌歪了，我還沒吃飯呢！

我就指手劃腳地跟漢奸對罵。

歇了一会，我故意站起來朝他走幾步試試他的胆量，他就退了兩步，我把那顆沒有絃的炸彈打到他身旁，回頭跑了百多公尺，回頭一看，這傢伙還兩手抱着头不敢爬起

來。我就又走了一大会，回头一看，他才站起來用手打着眼罩望我，我故意朝他擺手氣他，他回頭望了望落到後面的漢奸隊，好像喘了口粗氣，背起貼亮的槍沒精打彩地向後轉走了。

我心裏鬆緩了，我慢慢地靠前挪着兩條麻酥酥的腿，腿上淌着黃油。

我想起老魏來了，我想起老魏的炸彈沒有絃。你想想，老魏的炸彈為什麼沒有絃呢？……然而老魏這顆沒有絃的炸彈救了我，我却没有把老魏救下來，我越想越难过，我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我望了望前面的一道黃土嶺、一座青石山，一陣北風吹得我溼漉漉的襯衣冰冰涼，我漸漸感到寒冷了。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走着，心裏真難受。

我的肚子裏忽然唱起小戲來了。我要吃飯。我只有邁大步子，搖晃着前進，可是我的腿再也不替我邁大步子了。

我爬過了青石山，我看見山下村莊裏冒白煙啦，鼻子裏彷彿聞到了米飯的香氣。這兒是靠根據地的村莊，我常常從這兒經過，也許是下山的緣故，我的步子自動挪快了。

我走在山下的坡野裏。太陽朝着臉滾下西山了，黑老鴉『呱呱』地叫着回巢了，打

野的鷄羣『戈……』地挪着慢步子回家棲宿了。莊頭上回家的白鵝，扭轉了脖子看見我這陌生人『咯！咯！』驚奇地叫着一歪一歪地往家跑。這時候，我才記起自己沒有穿褲子來，怎麼辦呢？肚子裏『吱吱留留』要吃飯，身上哆哆嗦嗦，凍得我發慌，我不能在坡野裏住宿。好在是根據地，自己的家一樣，厚着臉皮走吧！

迎面來了一些小孩子，我高興極了，我想找小孩子回家借條褲子穿着好進莊，我說：『兒童團！快來拥軍吧！』

調皮的孩子却不听我的話，又害怕又好奇地擠鼻子弄眼地來看我的熱鬧，都拍着巴掌吆呼：『看瘋子來，看瘋子來！』我說什麼他們只當說瘋話。我越着急他們越看我像瘋子，真叫我有口難分辯了。我追他們，他們就避到牆角後面露着個紅鼻子朝我伸舌头。

我真也不好意思起來了，羞得我耳朵都發燒了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掉頭另找門子——轉到莊南頭一個獨立家去找個大爺再說吧！我走了，可惡的孩子還跟我後面弄鬼臉，我只管走，不理他們。

迎面又來了一個穿藍襖的婦女挎着一籃草，我急忙低下頭，也沒來得及看清是個大娘還是大嫂，只聽見她『哇！』的一声像活見鬼似的回家關了房屋門。

進去吧？怕違犯羣衆紀律；回莊去吧？誰家沒有女人，不還是這樣嗎？

我就厚着臉皮進了院門。我猴子似的蹲在門前給她解釋我不是瘋子。我像講故事似的講了一遍我剛才經歷的事。屋子裏一声不响。我又像宣傳員似的講了一套軍隊是魚、老百姓是水、擁護主力的大道理。屋裏還是一點声息沒有。太陽落了，小北風颳的我直打牙巴骨。我又像个討飯的叫化子似的說了一套哀憐的話，我說：『大娘，無論如何你也行好吧，不用說我是個八路軍，就是个叫化子你也得可憐可憐我呵！』屋裏还是一声不响。真氣人，咱打仗爲誰？爲老百姓打仗自己掛花流血，老百姓見了当笑話看，我心裏一股冤氣，『嘯』的一声站起來腔調有些惱怒了：『大娘，你想想，我出來幹八路軍又不是爲了升官發財，是爲了打鬼子，我命都出上了，我这碰到了困難的時候，您当笑話看！』屋裏还是一声不响。我想这是个不開化的娘們，沒有希望了，我回头就走了。我剛走到大門口，這功夫屋門却意外地『咯吱』一声開放了。我急忙蝦弓着腰一看，站在門口的不是個大娘，却是個年輕的大嫂，她漲紅着臉低头藏在門後邊說：『同志，你到屋裏炕上暖和暖和吧！』我就一口气跑到屋裏蓋上她的破被子，身上還是直哆嗦。我想：『也是啊，頭二年這都是些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踏的娘們，能開門讓一個光腚男人到炕上暖和暖和，這就不是個簡單事！』

忽然聽見東屋裏『咯吱』一聲像開櫥，一霎大嫂就站到我的門旁手裏拿一床簇新的花棉被，看樣子是出嫁帶來的嫁粧被，她說：『同志，你蓋上吧！』這功夫我才真慌張了呢！我記得什麼樣緊急的情況我都沒有這麼慌張過，我說：『不成，不成，不成！我渾身是血，給你弄髒了！』我一陣連擺手帶搖頭地。

大嫂却羞答答地笑着說：『不要緊呵，同志！您出來抗戰連命都出上了，俺還能連床被子出不上嗎！剛才那是我沒有打破老封建，沒給你開門，同志可別見怪啊！』說着說着，花被子就蓋到我身上來了。我立時就覺得連心裏都暖和透了，心裏那個滋味……阿呀！酸甜苦辣，嘴是說不出來的。

大嫂又問我吃过飯沒有，我就很老实地告訴她：『从早上還沒吃个米粒呢！』大嫂馬上就忙着做飯，一會兒大鍋裏的米飯『咕都咕都』响，小鍋裏油炒鹹菜『吱啦吱啦』叫，我恨不得生吃到肚裏去，自然又不好意思催，我只好偷偷地一口一口地往肚子裏嚥唾沫。

大嫂的米飯端到我的臉前，不知爲了什麼，我的眼淚不听指揮地滴到飯碗裏，我也不管這一些，連眼淚都吞到肚裏去了。

吃完了飯，我請大嫂找莊長送我回隊伍，她走了，我就坐在暖洋洋的被窩裏睡着